

故乡明月

□ 四川广汉 张辉祥

天下何处无明月？就我而言，离开故土后，走南闯北到过不少地方，见过大漠孤月、海上明月、雪域冷月、潇湘银月，好像都比家乡的月色要明亮许多。可是，每到中秋，依旧最忆故乡月。“月是故乡明”承载着一种永恒的乡思之情。

中秋的月色，光映着历史，也光映着未来。我相信，故乡的那轮明月依然发散着银色的光辉，如水般地洒在河谷、山岗、田野之上；我相信，蜿蜒崎岖的山路上定然有候鸟般的游子们披星戴月急归的身影；我相信，农家小院的中秋夜宴上肯定会如约而至地响起稚嫩的童声：“中秋夜，亮月光，家家户户赏月忙。摆果饼，烧线香，大家一起拜月亮……”家乡的中秋，就是一幅恬静、甜美的月色图，它连同那月光下的记忆一起在我心中永远定格珍藏。

儿时，母亲一句“月亮出来了才能吃月饼”的话语，使我一个人独自爬到屋后的小山岗上，静静地守候那轮皎洁的圆月。故乡，山多，又有河谷，因而入秋后常起点薄雾，夜幕中一切都显得朦胧，山朦胧，树朦胧，人朦胧。等啊、盼啊，朦胧的月亮终于抹在了山顶的树梢之上，然后它缓缓地在夜空中升起，最终突破

举杯邀月

“初闻征雁已无蝉，百尺楼高水接天。青女素娥俱耐冷，月中霜里斗婵娟。”又值中秋，皎洁的明月，在瑟瑟长风中向大地洒下银晖，给大地笼罩上一层轻纱的薄纱，朦胧中透出几分神秘。月华泻入庭院，照在幽幽曲径，照着扶疏竹木，伴着秋虫寒鸣。

茶几上，摆放着蛇果、红提、猕猴桃，还有包装精美的中秋月饼；电视里播放着中秋晚会，一切都在传递着中秋佳节的讯息。然而，此刻的我，心境仿佛是受了季节的诱引，完全没有过节的欢愉，却平生出一股苍凉与凄惶。我在单位值班，妻子回了娘家，女儿女婿在另一个城市，父亲在老家随哥哥生活，母亲多年前便去了遥远的天国……这个中秋，对我来说，只能是“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”

思绪，不知不觉中又回到了那曾经的岁月。记得儿时过中秋，母亲头一天便借来月饼模子，用青红丝、花生仁拌着红糖做馅，烤出香喷喷的月饼。我和哥哥姐姐们，一个个馋得直流口水，却不让吃。盼到十五的晚上，父亲从院子里的树上摘下几个鸭梨，一家人

月饼的味道

“八月十五月儿圆，家家户户吃月饼。”这样的儿歌我小时候就熟悉，只是由于当时家里条件艰苦，很难吃到月饼。每年八月十五，母亲会给我们炕几个圆馍馍，以此来代替月饼，倒也吃得美滋滋的，不觉得什么。但真正的月饼，究竟是什么味道？心里一直存着一份畅想。在我七岁那年，应该是八月十五的前一天，我去找好伙伴铁牛玩。正玩着，他家来了一个亲戚，是铁牛的姨夫。从衣着和举止可以看出，铁牛姨夫是城里人。按乡下的规矩，别人家来了亲戚，串门人一般是要回避的。但我仗着年龄小，一方面也是怀着对城里人的羡慕，便继续留下来和铁牛玩。

铁牛淘气，看姨夫背着的包里鼓鼓囊囊的，猜到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，动手去翻。铁牛姨夫干脆拉开拉链，从包里取出了一包月饼，是用那种半透明的油纸包着的。圆饼很圆，金灿灿的，就像精美的车轮，上面还压了好看的花纹。铁牛姨夫顺手给了铁牛一个，看看围观的我，思忖了一下，也给了我一个。我拿着月饼，高兴地在院子里跑跳起来。铁牛毫不客气，“啊呜”一口就把月饼咬成了一轮弯月亮，望着我灿烂地笑，意思让



雾气的萦绕，皓然盈空。霎那间，万丈银光倾泻而下，如纱似水，洒向山川河流、农舍村庄、树木野草……这时候，除了偶有“明月别枝惊鹊”的鸟鸣，一切生灵都在尽情地享受着月华的清辉在自己身上柔柔地流淌。

沐浴着月色，我一路从山岗上奔跑而下，口中还不停地喊着：“妈妈，月亮出来了！吃月饼了！”回到家中，一桌丰盛的中秋夜宴早已在小院的桂花树下摆好了。那年月，物质还比较匮乏，能在逢年过节美美地饱餐一顿，便是无比幸福的事了。小院的中秋夜，充满了浓浓的诗意，桂花幽幽的暗香浮动，抬头一看，那繁星似的花朵，既点缀在深蓝色的夜空，也好像影影绰绰地映衬在月宫里那棵桂树枝上，天上人间，美满团圆。

月光之下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着母亲做的桂花糯米藕等美味菜肴，品着父亲烤制的芝麻红糖土月饼，饮着奶奶酿制的醇香桂花酒，其乐融融赏明月。月光如酒，我们都有点醉了，是陶醉。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父亲，也滔滔不绝地讲起了“月光文学”，什么“嫦娥奔月”，什么“牛郎织女”，什么“月宫仙子”，使我痴迷地仰望着夜空那轮高悬的明月，遐想翩翩……

□ 河北石家庄 刘明礼

围坐在院子里的木桌旁，先拜月许愿，再边吃月饼边赏月。月饼要按人头切成块来吃，母亲说这才叫团团圆圆；鸭梨则一人一个整着吃，父亲说这叫永不分离（离）。然而，我们一天天长大，姐姐们出嫁了，最小的我也远离家乡，到了千里之外的城市。从我18岁参军离开家乡，全家就没再过一个团圆的中秋。

按老祖宗留下的传统，父母在哪，家和根就在哪。每逢重大节日，哪怕山高路远，任凭奔途曲折，也一定要回家，就为那阖家的团聚。远离故土的游子，会把乡愁装进信封，把思念打成包裹，浓浓亲情，丝丝心意，交与邮差传递。可30多年，我几乎没回老家过过中秋。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能。军人的特殊职业，决定了这样的假期，我必须在岗位上坚守，如此才有了千家万户的团聚。别说是老家，就连和妻子，也多半是牛郎织女……

昏暗的路灯下，只有稀疏的路人，想必人们都在和亲人团聚吧？我斟满一杯葡萄酒，默默地对家人，对天下所有的华夏儿女说：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！

□ 陕西汉中 羊白

我也快吃，和他一起分享月饼的甜蜜。这时候铁牛妈从厨房走了出来，横过来挡住我，小声道：“回家去。”

铁牛姨夫看我只是把月饼握在手里而不吃，这让他觉得奇怪，他声音柔和地对我说：“吃吧，握在手里时间长了就脏了，快吃。”我至今想起铁牛的姨夫，都心存感激，那真是一个善良的叔叔。因为我和他毫无瓜葛，他却慷慨地给了我一个圆圆甜甜的月饼，还诚心诚意地劝我快吃，鼓励我，抛开羞涩贫穷不计成本地去落实一个孩童应有的味觉。留下美的，忘记不快。

我从铁牛家出来了，捧着月饼，在巷道里又蹦又跳。跑几步，把月饼亮开，看看它的光芒，确定一下，然后又捂住，像是捂着一个人激动人心的秘密。然后是下一轮的跑跳。那一刻的我，手心就像是握着一轮金黄的太阳，它足以驱散我童年所有的贫穷和荒凉。

后来，我究竟是怎样把那个月饼吃掉的？记忆里反倒没有了印象。只是，每年中秋节，每一次看到琳琅满目的月饼，我就会想起那个善良的叔叔，他送我的那个圆圆的月饼。

在十层楼上往窗外看，是一条喧闹不息的街道。渺小的灯火连绵成片，把远方的月亮映衬得有些孤独，像是一只独眼，默默俯瞰着人间。

前几天，因为过度锻炼，得了横纹肌溶解症，只能躺在病床上过中秋。

医院是一个寂寞的地方。白色的墙，白色的床，白色的药水味，白色的发呆时光。床上的人和床下的人做什么事都显得小心翼翼。沉闷而狭小的病房里，耳畔是一片辽阔的空旷。

那年中秋

□ 江苏淮安 仇进才

“嘟嘟——”隔壁床上的老人打开了视频通话。“姥姥，晚上好呀！”清亮的童声从手机里蹿了出来。“妈，我们单位中秋节临时加班，没法赶回去看您了。我们刚刚到家。”小女孩的母亲说道。

“没事，你们两个带好团团就行，不用管我，大老远跑一趟也不容易。昨天儿子已经把月饼放在我床边了，你们也开开心心地过节吧，今天的月亮可圆了。”“姥姥身体好了吗？”“好多啦，你看姥姥手里拿的是啥呀，豆沙馅的月饼哦。”“团团也要吃！”“你今晚陪爸爸妈妈快快乐乐地过中秋节，我就让妈妈给你吃月饼。”“今年姥姥不能和我们一起过节，那我们先祝姥姥中秋节快乐吧。”……

我平躺在床上，听着隔壁床热闹的对话。偶尔转头，看见老人的脸上满满的都是笑容，迎着光，露着牙齿，显出病房里少有的色彩与光泽。再扭头看向窗外，明月高悬，黑黢黢的天宇依旧是一片沉寂。

突然，门被推开了，是舍友来了。有几分意外，也有一两分幻想被实现后的满足。“阿仇，我们来给你过中秋节了。”他们一个提着月饼，一个拎着水果，脸上带着调侃的笑意。“你看看你，怎么把自己锻炼进医院了呢？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围在我的床边。

几个人坐着，闲来无事，便玩起了纸牌游戏。玩到一半，阿正扭头问道：“奶奶，我们这样闹不会打扰到您吧？”“不会的，我看你们玩，热热闹闹的，奶奶心里也快乐。”“奶奶吃月饼，豆沙馅的！”阿凯拆开了月饼盒的包装，把月饼递给了老人。老人笑着接了过去，说道：“小伙子，我这里也有豆沙馅的月饼，还没拆呢，你们拿去分了吧。”我们刚要拒绝，老人又说：“我已经老了，牙齿不好，吃一块就够了，多的放着也是浪费。你们吃了吧，你们要是觉得这月饼好吃，奶奶就高兴了。你们看这么大的月亮，不多吃几个月饼，怎么对得起这中秋节呢？”

我看了眼窗外，圆月如盘，上面隐隐能看见月宫和桂树。那里面的人此时是不是也正吃着月饼，温柔地注视着人间万象？

手机响了，是父亲的微信来电。“在干嘛呢？”“在宿舍玩呢，和舍友一起过中秋节。”“怎么不开视频啊？”“舍友刚洗完澡，没穿衣服，他不让开。”我对舍友比了个手势，他们便靠近听筒，大声问：“叔叔好！”“哎哎你们好，那你们好好玩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”说完，父亲就把电话挂了。我也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舍友走的时候，已是晚上十点。月亮飞得更高了，只留一个下巴悬在窗子的上边。夜色中沉沦的云在月光下显出圣洁的白，它们像是一个倒扣的漏斗，放在苍宇之上，而人世间的温情正沿着凝望与梦境，一点点流入月亮的圆盘里，回归宁静而皎洁的纯白。